

DOI: 10.13288/j.11-2166/r.2015.01.002

从舌诊发展看“胎”与“苔”术语变化的意义

张志斌*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临床基础医学研究所, 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内南小街 16 号, 100700)

摘要 舌诊起源很早,但在中早期发展缓慢,称谓也只是“舌”或“舌上胎”。至元代出现第一部舌诊专著,并提出“舌胎”一说。至明代中期,舌诊开始受到广泛关注,然多局限于诊视伤寒。明末吴又可首引舌诊以辨温疫,清初卢之颐提出“舌苔”一词。此后清代叶天士等温病学家深入辨舌,舌诊有了较大发展。吴鞠通首作“舌胎”与“舌苔”之辨,强调舌上长苔如“土坂之阴面生苔者然”,因此舍肉从草,受到诸多医家的追随。自此“舌苔”逐渐取代了“舌胎”,以“舌苔”之“有根”与“无根”分辨虚实的方法亦被广泛用于温病临床。清中期舌诊运用还由温病扩展至中医内外科杂症,并涌现出大量舌诊专著。“舌胎”与“舌苔”是两个含义不同的舌诊术语,反映了舌诊在不同时期的发展状况。

关键词 舌诊; 舌胎; 舌苔; 发展史; 诊疗术语

中医诊法大而言之有四,即望、闻、问、切。古之望诊,重在观形色之异以求神之有无,初未尝多及于舌。与其他诊法相比,今天中医临床诊断中至关重要的舌诊,在其发展之初较为缓慢,滞后于脉诊上千年。元代的《敖氏伤寒金镜录》可谓是舌诊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但至明代方才引起医家的普遍注意。清代随着温病学说的产生与发展,舌诊也有了很大发展。据《中国中医古籍总目》记载,1911 年之前的舌诊专书共 36 种,惟元代 1 种、明代 1 种,其他均为清代著作^[1]。在这一发展过程,舌、舌上胎、舌胎、舌苔这一系列的字词变化与发展的深度相关。

然而在关于舌诊的研究中,很少有人注意到“舌胎”与“舌苔”的异同,甚至在很多古医籍的现代校点本中(包括笔者的早期工作在内),随意地将原著中“舌胎”的“胎”字改成“苔”字,这对古医籍的准确理解会产生不良影响。笔者希望通过探讨舌诊史上“胎”与“苔”的转化,揭示舌诊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

1 汉唐时期——舌诊的早期发展

这一时期的舌诊记载不多,且着重于舌体(又称舌本)与舌态的变化,对于舌苔变化记载较

少,所用术语为“舌”“舌上胎”,尚未使用术语“舌胎”与“舌苔”。

按中医早期理论著作《黄帝内经》《难经》所载,心气通于舌,舌和则知五味;脾脉连舌本、散舌下;少阴之脉,贯肾系舌本;肝主筋,筋亦络于舌本。故心、肝、脾、肾之病,可以见到舌象异常,如舌本出血、舌本烂、舌本强、舌本痛、舌皆肿、舌萎、舌卷、舌纵、自啮舌、舌焦、重舌、舌槁、舌干、舌燥。唯《素问·刺热论》云“肺热病者,先淅然厥,起毫毛,恶风寒,舌上黄”^[2],这可能是目前可以见到的关于今义“舌苔”的最早记载。但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只言“舌”,既无“舌胎”之说,更无“舌苔”之说,其据舌辨证之论虽极简略,然为后世舌诊理论之本原。

东汉张仲景诊病重在脉、证,而略于舌。在今本《伤寒论》与《金匱要略》中与舌诊相关的描述,即:舌本燥、口舌干燥、口干舌燥、舌燥、舌上燥、舌上干燥、舌青、舌上胎、舌上如胎、舌上白胎、舌上白胎滑、舌上胎滑、舌黄、舌痿黄等,其中可以见到“舌上胎”的提法,而关于“舌青”的描述,证明张仲景已经开始注意到舌质,语虽寥寥,足以后人之思。

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载有多种舌病,并究其致病之源多根于脏腑,且每将舌象作为诊病之一端。在上述舌象之外,还提到舌不收、舌本苦

基金项目: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临床基础医学研究所第八批自主选题项目(Z0300)

* 通讯方式: zhangzhibin4124@163.com

直、舌缩、弄舌、吐舌、舌噤强、舌下大脉起青黑色、舌下白垢生、舌下脉黑、舌上生疮、舌生疮、舌干焦、舌色赤多黑少、舌赤、舌焦黑、舌青黑、舌上尽白、舌上白黄起、舌上不胎等，可见此书在舌质与舌苔方面都增加了许多内容。关于前者，如舌焦、舌赤、舌上不胎；关于后者，不仅注意到舌上黄胎、舌上白胎，还注意到了黄白相兼与黑苔。然而其与舌相关之说，分布散乱，人多忽之。

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及王焘《外台秘要》均载有“舌论”与“舌病”专篇，其所载舌诊之论虽未超过上述各书，但承上述各书之绪余，使零星舌论相对集中，亦可证明古代观舌察病的知识正在逐渐积累。

2 宋金元时期——舌诊专著出现

宋、金两代舌诊发展比较缓慢，未见到鲜明的创新性成果，大致是对前代舌诊内容的延续或总结，仍未见有“舌胎”的提出。然而元代是舌诊发展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时代，舌诊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专著——杜清碧《敖氏伤寒金镜录》即出现在这一时期，此书提出“舌胎”一词。

宋代是中医药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不仅是前代许多经典的医药学著作由于宋代校正医书局的整理而得以流传，此期存留的医药书籍也非常丰富，临床各科在宋代均取得长足发展。但是这一时期的舌诊理论仍未见有较大幅度的发展。此期的三大官修方书《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反映了宋代临床医学的成就，而其中关于舌诊的描述，在前期的基础上只见到舌酸、舌涩、舌裂、木舌、舌上青脉起、舌短、舌冷、舌本无力、舌上生胎、舌上紫色、舌面拆裂、舌上更有黑黄色等内容。在《普济本事方》《三因极一病证方论》《是斋百一选方》《严氏济生方》等著名的个人综合性方书，以及《小儿药证直诀》《妇人大全良方》等著名的专科著作中，也未见到超越前人的舌诊发明。

金代是中医学学术百家争鸣的时代，刘完素、张元素、张子和、李东垣等著名医家均活跃在这一时代。但搜索这四位医家关于舌诊的论述，却乏新可陈，仅舌不知味、舌不仁、舌根强硬、吐舌不正、舌苦、舌麻等少量提法或值得注意。在这一时期的舌诊发展中，值得注意的是成无己的《伤寒明理论》(1142)，书中设“舌上胎”一节，认为舌者心之官，本红而泽，曰“伤寒三四日已后，舌上

有膜，白滑如胎，甚者或燥、或涩、或黄、或黑，是数者。热气浅深之谓也”^[4]。同时还专门论述了舌上无胎、舌上生苔、舌上胎白而滑、舌上如胎、舌上白胎、舌上苔滑、舌上干燥、舌为之黄、舌上色黑等舌苔情况，认为舌上胎滑，乃邪未全成热，犹带表寒；邪传为热，则舌胎不滑而涩；热耗津液，滑胎为之干；热聚于胃，则舌为之黄；舌上色黑者，为热之极也。故观其口舌，可见病之逆顺矣。此为伤寒舌诊最初专门之论，为后世舌诊之先声，或许预示着舌诊研究新时代的到来。

舌诊研究在元代取得了突破性发展。翰林学士杜清碧认为，“伤寒热病传经之邪与杂病不同，必辨其脉、症、舌，庶不有误”。因此，于伤寒辨脉、症之外，新添辨舌一项。先是元代有敖氏者著《金镜录》，列十二舌法及图，是为最早之舌诊专著。杜清碧犹恐未尽诸症，增添二十四舌法及图，并加方治，编为《敖氏伤寒金镜录》(此后简称《金镜录》)传世。杜清碧论舌诊之用法，继承了成无己之论，辨伤寒之邪初在表，则舌自红而无白胎等色。但是他又远远超过了成无己之论，及至邪气渐次入里，舌胎之色亦先白、后黄，强调“若见舌胎如漆黑之光者，十无一生”。杜清碧认为，此过程“譬如火之自炎，初则红，过则薪为黑色炭矣”^[4]。敖氏十二舌，不惟辨舌胎有白、将(绛)、黑诸色，且列有生瘀舌、红星舌、人裂舌、虫蚀舌诸名，又区分舌之边、尖、中心之形色。可见古人所论皆从经验观察得来。杜清碧所增二十四舌，黄胎为多，且区分微黄、纯黄，又增灰色舌。一舌之中，或数色并见于不同区域，辨证亦或不同。

杜清碧在《金镜录》中提出了“舌胎”一词，并提到“白胎”“黄胎”“灰胎”。然而《金镜录》毕竟为第一部舌诊专著，亦存在某些遗憾之处。此36舌，排列散漫无序，无纲领以统之。

3 明代——舌诊受到医家的普遍重视

《金镜录》到明代中期才开始得到医家的重视，并成为明代舌诊研究的动因。纵观整个明代的舌诊，仍以“舌胎”言事。

明正德三年(1508)，太医院院判薛己见一人能辨舌色，用药辄效，因扣问之，彼终不肯言。后薛己偶得《金镜录》，乃知其人辨舌、用药之妙皆得益于此书。遂于嘉靖八年(1529)刊之于官舍^[5]。鉴于薛己父子在医界的声望，《金镜录》一书在明代受到普遍的重视，至明嘉靖三十五年

(1556) 此书再版, 且附载若干凭舌辨证论治之案例。其时兵部尚书张时彻刻《摄生众妙方》(1550) 将《金镜录》收入其书。嗣后马崇儒又再刻《金镜录》(1559)。孙文胤《丹台玉案·伤寒门》(1637) 所载“验舌形症三十六种”, 亦是《金镜录》之内容。明末其他书籍亦或转载此书。

约万历三十二年(1604), 申拱辰撰《伤寒观舌心法》(一名《伤寒辨舌》), 将《金镜录》三十六舌演绎为一百三十七舌。其序称“观舌者, 乃观人之心也”^[8], 故观舌可知其苦。申拱辰认为, 寒邪在表, 无变其舌, 邪入于经, 舌胎则变, 然杂症无此舌胎, 惟伤寒乃须观舌。其舌象由白至黑色次第排列, 各舌定其所主之症, 图绘舌胎之色, 且以歌囊括其要。张璐称其条分缕析, 辨证最详。其间论红为瘟热, 紫为酒毒, 霉酱为夹食等, 皆前人未备。然其舌论则嫌繁紊, 无提纲挈领之序, 是为不足。

谈到对舌诊发展有重要影响的书籍, 必须要提到明末两部并非舌诊专书的医学名著——《景岳全书》与《温疫论》。张景岳《景岳全书》(1640) 卷七“伤寒典·舌色辨”一篇, 述伤寒舌色变化及相应治法之基本规律, 附其凭舌辨证医案一则, 薛己医案两则。此言辨舌色, 实际上以辨“胎色”为主, 包括舌上胎白、舌上胎黄、舌上胎黑, 其最重要的发挥在于辨“黑胎”。张景岳认为, “舌上黑苔而生芒刺者, 则为邪实热深; 苔色虽黑滑而不涩者, 则乃虚寒之证。若黑色连地, 而灰暗无神, 此其本原已败, 必死无疑; 舌心焦黑, 而质地红活, 则未必皆为死证”^[9]。按语中张景岳提到察舌之根本, 当观其有神无神。“舌神”之说以此为始。

直至《景岳全书》, 言舌诊者大多以论“伤寒”而发挥之。两年之后, 吴又可《温疫论》(1642) 问世, 舌诊之学明显为之一变。吴又可言其临证悉见温疫, 求真伤寒百无一二。然吴又可辨温疫, 多采伤寒辨舌之法, 说明舌诊已然被实际应用于诊察温疫。如云温疫发热一二日, 舌上白胎如积粉, 早服达原饮一剂, 然后随舌色之变而变方。又云温疫舌上白胎者, 邪在膜原也; 舌根渐黄至中央, 乃邪渐入胃。尤以温疫下法, 但见舌黄, 心腹痞满, 便于达原饮加大黄下之^[10]。其应下诸证中, 除黄胎之外, 黑胎、舌芒刺、舌裂、舌短、舌硬、舌卷、白砂胎等, 皆可下之。吴又可凭舌以诊温疫, 遂开清代温病广泛运用舌诊之先河, 迎

来了清代舌诊的长足进展。

4 清代——舌诊发展的长足进步

自吴又可之后, 清代医家论舌诊从外感伤寒向内伤杂病及温疫诸病发展, 舌诊专书亦层出不穷。“舌苔”一词在清代用诸舌诊, 并可见到关于“舌胎”与“舌苔”的专门讨论, 表明医家们开始注意到“舌胎”与“舌苔”的字形、字义变化。

清初蒋示吉撰《望色后微》(1645), 其书以注释《灵枢》《素问》中望色相关文字为主。其中“察舌主病法”一节为作者新撰, 文字简短, 述察舌诊病之大概。该节后有蒋示吉按语, 指出“津液足则舌滋润, 无贼害则舌鲜红。邪火一旺, 津液消铄, 舌干燥裂, 黄黑亦从此渐至矣”, 又指出“老人、少年素体有异, 故舌同而预后则不同”^[11], 足见其素有望舌之经验。

卢之颐的《痄论疏》(1657) 应值得十分注意, 在此书中出现了“舌苔”一词, 其辨舌苔, 用于辨别痄疾的寒热虚实, 曰“更有一种, 汗烦喘喝, 消渴饮沸汤, 舌苔白滑者, 此属胃中寒; 若舌苔灰白, 频饮频涸者, 此属胃中热。更有一种舌苔白滑垢腻者, 此有宿食未化也, ……更有一种, 舌本无苔, 而舌皮光薄, 且红白柔嫩, 宛如新生, 望之若有津唾, 抹之燥涸殆甚者, 此属妄汗吐下, 走亡血液所致, 死不治也。以上皆寒热虚实之变”^[12]。可惜的是, 这一精辟论述很少受到重视, “舌苔”一词也很少见于其他医书, 甚至在卢之颐本人的其他著作中也仍然保留“舌上白胎”^[13]这样的表述而未用“苔”字。

此后, 张璐《伤寒绪论》(1665) “辨舌”一节以《金镜录》《伤寒观舌心法》所列之舌多舍本逐末、繁而无要, 遂括其要领, 按白胎、黄胎、黑胎、灰黑胎及红、紫、霉酱色、蓝色舌八种舌胎及舌质之色为序, 分别议诸舌象之主病及治法。张璐虽未明确舌诊须分舌胎、舌质, 但论中提到“舌正赤而有白滑胎”“舌色青紫而胎却黄厚”“色虽黑而无积胎舌形枯瘦而不甚赤”“红中有白胎”“红中有黑胎”“纯紫或中间略带白胎而润”等^[14] 703-706, 已然对胎(舌苔)及舌(舌质)做出了区分。其说为其子张登继承, 最终演绎为舌诊专书《伤寒舌鉴》。

张登所撰《伤寒舌鉴》(1668) 开篇首明舌诊之用胜于脉诊, 谓邪气入里, 其虚实寒热之机必现于舌, 非若脉法之隐而不显; 况阴盛格阳, 与邪热

郁伏，多有假证假脉，惟验舌上胎色之滑燥、厚薄，昭若冰鉴。其书取申拱辰《伤寒观舌心法》，删繁正误，得一百二十舌象。又参其父之治验，仿其父论舌之法，将前人散漫之舌归为白胎、黄胎、黑胎、灰胎、红色舌、紫色舌、霉酱色胎舌、蓝色胎纹、妊娠伤寒舌九大类。张登之书名为《伤寒舌鉴》，虽仍以伤寒之舌为主，但已多处涉及温病舌诊。如论二者之别，强调“伤寒自表传里，舌胎必由白滑而变他色；伏邪瘟疫等瘟毒火热自内达外，故一病便见黄黑诸胎”^[2]。此乃清代首部舌诊著作，初分纲领，切于实用，故屡次翻印，影响很大。

张登之后，又出现了王景韩《神验医宗舌镜》（1701）与杨乘六《临症验舌法》（1745）两部舌诊专著。二者的共同观点是，不拘外感内伤，将舌诊的运用推广至杂病的诊断。前书上卷为总论，下卷为 89 种舌象，而以舌面胎之有无及舌胎分布样式与区域归纳各舌。王景韩论胎与色，不得紊视，谓“胎者实形也，色者虚象也。胎之厚薄、燥湿，色之浓淡、枯润，俱当细辨”^[3]。后书虽参《金镜录》三十六舌而不泥其法，其验舌重在看形、审色，合诸脉证，要领在于以舌形之浮胖、坚敛分虚实，舌体之干燥、滑润分阴阳，舌色之黑白青黄分脏腑。名目繁多之旧舌法，遂有简易纲领可统^[4]。然王、杨之书传之不广，尚不如诸温病大家凭舌辨证影响深远。

对清代舌诊发展影响最大的著作当推叶天士《温热论》（1777）。此书篇幅很小，其文不过五千言，而论舌者过半。凡遇疑似症或关键用药处，则云“必验之于舌”。其专论之舌即有舌黄、舌绛、舌胎、舌有烟煤、舌黑、舌淡红无色等。叶天士以舌论证，多简洁明了，如谓“舌白而薄者，外感风寒也；白干薄者，肺津伤也；热传营，舌色必绛；舌上生芒刺者，皆是上焦热极；舌尖绛独干，此心火上炎”等等；又云“其人素有瘀伤宿血在胸膈中，挟热而转，其舌色必紫而暗，扪之湿”^[5]。此不惟辨温热病，亦可用于辨杂病瘀血。叶天士观察舌与胎，细致入微，尤其重视“地”与“津”，前人或云舌诊难辨虚实，叶天士则提出可辨胎之“地”（即舌苔之根基），以判断邪结之虚实。

虽然没有证据说明叶天士诊舌受到了清初卢之颐《痄症论疏》的影响，但二者的论述确有相似之处。他们都极其重视有津无津，卢之颐提到“望之若有津唾，抹之燥涸殆甚”，叶天士则“故

每兼以手扪其舌以辨之”；卢之颐提到“少啖甘酸，便宜令青黑，实非本有之色”，叶天士则提出以布拭舌胎，以验浮垢、染胎，并辅以问诊，以判断舌苔之真假。由于叶天士之书在温病治疗中影响极大，故叶天士的“地”“津”之说，很可能是导致此后大量医书中“舌胎”向“舌苔”字形转化的前奏。叶天士之后，温病学家论舌成风，各种著作不在少数，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吴鞠通《温病条辨》。

吴鞠通的《温病条辨》（1798）也是温病学名著，其论舌从草不从肉，创“舌苔”之用，后之医书论舌诊，每从吴鞠通之说^[6]。吴鞠通以《灵枢》论诸脏温病，独肺温病有舌苔之明文，余则无有，遂推论舌苔乃胃中浊气，熏蒸肺脏，肺气不化而然。《温疫论》云舌苔但见中微黄者即加大黄，吴鞠通以为此说甚不可从，必待舌苔老黄，甚则黑有芒刺，兼辨其脉体沉实，确系燥结痞满，方可用大黄。《温病条辨》乃清代温病集成之作，故吴鞠通论舌传之甚广，“舌苔”之用亦逐渐代替了“舌胎”。如清咸丰十一年，石寿棠《医原》（1861）卷上“望病须察神气论”云“舌之有苔，犹地之有苔，湿气上泛而生苔。石寿棠谓有病则舌必见苔，除论各种舌苔之外，尤以苔有地质与无地质，为虚实之一大关也。又谓舌绛而光亮，绛而不鲜，甚至干晦枯痿者，或淡而无色，如猪腰样者，此胃、肝、肾阴干涸已极，而舌无神气也”^[7]。周学海《形色外诊简摩》将其说采入“杂病舌苔辨证篇”，“舌苔”一说，从此越来越广泛被医家采用，至今已成为通行的舌诊术语。

清代后期，舌诊已成望诊的重要内容，更是温病诊断中一项极为重要的内容，甚至被凌驾于脉证之上，如石寿棠在《温病合编》（1867）中反复强调“温疫……第一以舌苔为明证”“至传变日期，又不据迟速，总以舌苔为权衡”“医者临证之时，以脉证参较，尤必以舌苔为轻重缓急之准”“总之发热之病，为表为里，为半表半里，为复为虚，证状难明，总以舌苔为据”^[8]。

5 舌、舌上胎、舌胎、舌苔等术语变化的意义

综上所述，可见《黄帝内经》时期舌诊中只可见到“舌”，此时是舌诊发展的早期，观察集中在“舌本”上，尚未注意到“胎”。《伤寒杂病论》时期提到了“舌上胎”，这是舌诊发展的第二步，注意到了舌本与舌上胎是有区别的。

元代《金镜录》首次提出“舌胎”一词，明代医家沿用至清代，但未对其字义提出讨论。清代张璐《伤寒绪论》中云“舌胎之名，始于长沙。以其邪气结里，若有所怀，故谓之胎”^[1] 703。王景韩《神验医宗舌镜》承张璐之说，仍以“胎”字为正，云“舌胎有如胞胎，皆内有所结，外以现形。邪气结里，若有所怀，见之于舌，著形生色，亦名为胎”。“舌上胎”是注意到舌上有“胎膜”状物，“舌胎”则是认识到整个舌体外包了一层“胎膜”，虽仅约简一字，但已表明当时的医家认识到舌胎与舌并非互相分离的两个部分，而是有其内在的联系。

自卢之颐创用“舌苔”一词，叶天士提出“虚实难辨之时，可辨胎之地”，进一步启发了医家的思路。吴鞠通《温病条辨》始论舌诊“胎”与“苔”之辨，认为前人方书悉作“胎”，乃古人借字，胎乃胞胎之胎，特以苔生舌上，故从肉旁。吴鞠通的这一说法并无旁证，实属一家之说，不过为他的“舌苔”一词作辩而已。他指出“不知古人借用之字甚多，盖湿热蒸而生苔，或黄、或白、或青、或黑，皆因病之深浅、或寒、或热、或燥、或湿而然，如春夏间石上土坂之阴面生苔者然，故本论‘苔’字，悉从草不从肉”。

“舌胎”改为“舌苔”，这种术语的改变不是没有意义的，舌诊论述上的“有根”“无根”及“有地”“无地”随即应运而生。如章虚谷《医门棒喝》（1825）注释叶天士《温热论》，阐释叶天士“胎有地”，云“舌苔如地上初生之草，必有根，亦即‘有地’。无根者为浮垢，刮之即去，此乃无形湿热，而胃无结实之邪”^[9]。自此苔之有根、无根，遂为辨舌苔之要点。

王孟英《温热经纬》也对舌苔之“苔”专门做了解释，曰“脾胃为中土，邪入胃则生苔，如地上生草也。然无病之人，常有微薄苔如草根者，即胃中之生气也”^[2]。此时之“舌苔”，显然与“邪气结里，若有所怀，故谓之胎”之“舌胎”有了明显的区别，即正常健康人之胃气生发，也可见到微薄“舌苔”。

6 结论

舌诊起源很早，但在早中期发展缓慢，至元代才出现第一部舌诊专著，至明代中期，才开始受到广泛关注，然多局限于诊视伤寒。明末吴又可首引舌诊以辨瘟疫，此后清代叶天士等温病学家深入辨舌，乃使舌诊羽翼丰满。清中期舌诊运用又由温病

扩展至中医内外科杂症，不再局限于外感疾病，并涌现出大量舌诊专著。

《黄帝内经》时期的舌诊偏重“舌本”，统称为舌。《伤寒论》时期有“舌上胎”之谓，注意到“舌”与“胎”的区别。元代杜清碧之书出现了“舌胎”一说。清初卢之颐创用“舌苔”一词，但并未对之进行论辩。清中晚期，吴鞠通受叶天士影响，作“舌胎”与“舌苔”之辨，强调舌上长苔如“土坂之阴面生苔者然”，因此，舍“肉”从“草”，受到诸多医家的认可，自此“舌苔”逐渐取代了“舌胎”，以“舌苔”之“有根”与“无根”分辨虚实的方法亦被广泛用于温病临床。

“舌胎”与“舌苔”是两个含义不同的舌诊术语，反映了舌诊在不同时期的发展状况，故在古籍整理中不可随意将“舌胎”改为“舌苔”。

参考文献

- [1] 中国中医古籍总目 [M]. 薛清录, 主编.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7: 150-153.
- [2] 黄帝内经素问 [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63: 188.
- [3] 成无己. 伤寒明理论 [M].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4] 敖氏原著. 杜清碧增补. 敖氏伤寒金镜录 [M] // 医林指月(第六种). 清乾隆己丑(1769) 宝笈楼刻本.
- [5] 申斗垣. 伤寒辨舌 [M] // 伤寒三书合璧. 清乾隆 25 年庚辰(1760) 吴门乐真堂刻本.
- [6] 张景岳. 景岳全书 [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1: 138-139.
- [7] 吴又可. 温疫论 [M]. 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 张以增本.
- [8] 蒋示吉. 望色启微 [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0: 491-492.
- [9] 卢之颐. 痰症论疏 [M]. 清顺治月疏阁刻本.
- [10] 卢之颐. 伤寒论疏钞金鉴 [M]. 清顺治丁酉刻本.
- [11] 张璐. 伤寒绪论 [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1999.
- [12] 张登. 伤寒舌鉴 [M]. 清康熙 7 年(1668) 雋永堂刻本.
- [13] 王景韩. 神验医宗舌镜 [M]. 清三省堂刻本.
- [14] 杨乘六. 临症验舌法 [M]. 长沙: 岳麓书社, 1990: 947-970.
- [15] 叶天士. 温热论 [M]. 清乾隆丁酉(1777) 卫生堂藏版种福堂精选良方本.
- [16] 吴鞠通. 温病条辨 [M]. 清嘉庆癸酉(1813) 问心堂藏板.
- [17] 石寿棠. 医原 [M].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0: 43-48.
- [18] 石寿棠. 温病合编 [M]. 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藏清代抄本(孤本).
- [19] 章楠. 医门棒喝 [M]. 清道光十五年(1835) 僑山书屋刻本.
- [20] 王孟英. 温热经纬 [M]. 清同治二年刻本.

Understandings of the Change in the Term ‘*Tai* (胎)’ to ‘*Tai* (苔)’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of Tongue Diagnosis

ZHANG Zhibin

(Institute of Basic Research in Clinical Medicine,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700)

ABSTRACT In its long history, tongue diagnosis progressed at a slow pace during its early and middle development. Back then, the term for this concept was but ‘*She* (舌, tongue)’ or ‘*Sheshangtai* (舌上胎, embryo upon the tongue)’. Not until Yuan Dynasty was the first treatise on this issue published, where the saying of ‘*Shetai* (舌胎, tongue embryo)’ was proposed. In the mid-Ming Dynasty, tongue diagnosis began to receive extensive attention. At that time, its application was mostly limited to the diagnosis of *Shanghan* (伤寒, cold pathogenic diseases).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WU Youke initiated its usage as a method to diagnose *Wenbing* (温病, warm pathogenic diseases).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LU Zhiyi proposed the saying of ‘*Shetai* (舌苔, tongue coating)’. His effort was followed by YE Tianshi and other doctors of *Wenbing* school, who applied tongue diagnosis in a broader way, making it developed to a new level. WU Jutong was the first to distinguish ‘*Shetai* (舌胎, tongue embryo)’ and ‘*Shetai* (舌苔, tongue coating)’. He emphasized that the growth of the tongue coating is similar to the moss in the shady area, hence his emphasis was put on *Rou* (肉) rather than *Cao* (草). This point influenced many other doctors. From then, ‘*Shetai* (舌苔, tongue coating)’ gradually replaced ‘*Shetai* (舌胎, tongue embryo)’. Using ‘*You Gen* (有根, presence of roots)’ and ‘*Wu Gen* (无根, absence of root)’ in ‘*Shetai* (舌苔, tongue coating)’ to differentiate between excess and deficiency had been widely applied in clinical diagnosis for *Wenbing*. Its application was further extended to surgical and internal medicines in TCM during the mid-Qing Dynasty with the presence of a large amount of relevant treatises. ‘*Shetai* (舌胎, tongue embryo)’ and ‘*Shetai* (舌苔, tongue coating)’ finally developed into distinct concepts, reflecting the developments of tongue diagnosis in different periods.

Keywords tongue diagnosis; *Shetai* (舌胎, tongue embryo); *Shetai* (舌苔, tongue coating); development history; terms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收稿日期: 2014-04-30; 修回日期: 2014-05-30)

编辑: 黄 健

欢迎订阅 2015 年《中医杂志》

《中医杂志》是由中华中医药学会和中国中医科学院主办的全国性中医药综合性学术期刊。1955 年创刊以来始终坚持“以提高为主，兼顾普及”的办刊方针，是我国中医药界创刊早、发行量大、具有较高权威性和学术影响力的国家级中医药期刊之一，是中国中文核心期刊和科技核心期刊、中国精品科技期刊、首届国家期刊奖获得者和中国期刊方阵双奖期刊。2009 年被中国期刊协会评为“新中国 60 年有影响力的期刊”。2011 年和 2013 年分别荣获“国家新闻出版政府奖期刊奖提名奖”，并且是唯一获此荣誉的中医类期刊。2013 年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评为“中国百强科技期刊”。

本刊主要栏目中当代名医和临证心得分别介绍名老中医和临床医生辨证用药治疗疑难病的经验；临床研究介绍中医药治疗的新方法、新成果；学术探讨、思路与方法、专家论坛、病例讨论、综述、百家园等栏目，提供最新学术观点、研究成果与治疗方法，成为学习中医药、研究中医药，不断提高临床及研究水平的良师益友。

《中医杂志》为半月刊，每月 2 日和 17 日出版，每期 15.00 元。读者可以到全国各地邮局办理订阅手续（邮发代号：2-698），也可以与本刊读者服务部联系邮购，邮购免邮费。电话：010-64035632。国外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北京 399 信箱，邮编：100044，代号：M140）。本社地址：北京市东直门内南小街 16 号，邮编：100700，网址：<http://www.jtcm.net.cn>。